

讀史兵略

第一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692B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一九三三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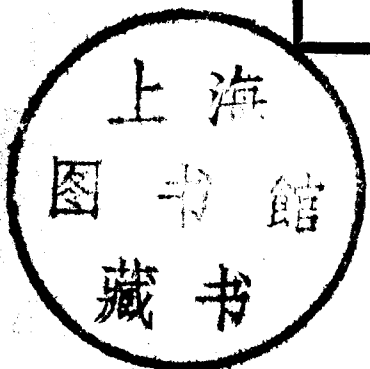
購於首都

中政合作社

讀史兵略

第一册

中央政治學校總務處印刷所印



~~1547567~~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憂世之作也公以爲助業之及人者在一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碩學卽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

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其後滔滔蓋浸淫及於各直省賴

天子英武指示機宜

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若驂之靳每同承

指授則戰慄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相解說謂吾黨材質驚下幸承

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政尤急因與績學好修之士刪取其資於忠貞而

有方略者爲若干卷眞諸座右以時循省又念凡爲人臣孰不當多識前言往行者上而樞密惟清惟寅咨俞都

咈弼亮

聖仁請詒以此書且頌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下而羣公百執事密勿守職罔失典型然嘉謀嘉猷宜入告於內廷詒以此書且告之曰先民是程大猷是經外而封疆幅員孔修尙思患豫防無四郊多壘之羞詒以此書且期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秉旄持節任在專征驅其狐狸豺狼而封厥長纆詒以此書且歌之曰赳赳武夫公侯于城守土之臣以民爲兵仁而勿酷勿入而後量勿簿書期會之自足詒以此書且勸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於戲禍亂之生有天有人天降者吾無如何若人謀則不可不慎也司馬公憂在百世而作通鑑余與中丞同處艱難憂盛危明勿整悅藻績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襄平官文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君子矧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媮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奪神農軒轅怒然憂之赫然伐之迺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弼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帥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於春秋大小相并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唐以逮有宋蹂踐吞并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愆或謀燁然炳若燿火焉嗚乎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林翼遭時多故蒙

殊恩畀以疆事與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於江漢受任既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歸頑鈍嗚乎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鬪詐矜力雄桀以爲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藏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江甯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

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將俟續刊之
益陽胡林翼撰

讀史兵略目錄

卷一上

左傳

卷一下

左傳

卷二

通鑑 周紀 秦紀

卷三

漢紀

卷四

漢紀

卷五

漢紀

讀史兵略目錄

卷六

漢紀

卷七

漢紀

卷八

漢紀

卷九

漢紀

卷十

漢紀

卷十一

漢紀

卷十二

晉紀

卷十三

晉紀

卷十四

晉紀

卷十五

晉紀

卷十六

晉紀

卷十七

晉紀

卷十八

宋紀

卷十九

宋紀

卷二十

齊紀

卷二十一

梁紀

卷二十二

梁紀

卷二十三

梁紀

卷二十四

梁紀

卷二十五

陳紀

卷二十六

隋紀

卷二十七

隋紀

卷二十八

唐紀

卷二十九

唐紀

卷三十

唐紀

卷三十一

唐紀

卷三十二

唐紀

卷三十三

唐紀

卷三十四

唐紀

卷三十五

唐紀

卷三十六

唐紀

卷三十七

唐紀

卷三十八

唐紀

卷三十九

唐紀

卷四十

唐紀

卷四十一

唐紀

卷四十二

唐紀

卷四十三

後梁紀

卷四十四

後唐紀

卷四十五

後晉紀

卷四十六

後漢紀 後周紀

讀史兵略目錄終

讀史兵略目錄

讀史兵略卷之一上

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魯隱公五年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制鄭邑今開封府汜水縣燕謂南燕今衛輝府延津縣）

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北戎在鄭之北者今山西陽城垣曲二縣界傳文多從列國記纂之詞故曰北戎）

十年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杜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按戴國今河南衛輝府考城縣）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軻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杜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按邾經作時來音之緩急也杜註滎陽縣東有蝥城以蝥爲邾音近也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東許國今河南許州）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息國汝南新息縣今河南光州息縣）

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

絜案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杜隨國今義陽隨縣按今湖北德安府隨州瑕近隨州地疑在今安陸府京山縣之汭瀝汭瑕聲近）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費不可失也（杜費隙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蔞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杜注沈鹿楚地疑河南汝甯府汝陽縣之沈亭黃國今河南光州漢淮閒疑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境在隨西北速杞卽其地名也）

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部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蔞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四川重慶府巴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鄧據水經注在鄧南沔水之北）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杜注貳軫二國貳國今湖北德安府應山縣軫國今德安府應城縣杜云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義陽縣東南湖陽城按鄖卽潁今湖北德安府蒲騷今應城縣北絞國今湖北鄖陽府西北州國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蓼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郊郢今湖北安陸府境）

十二程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按彭水卽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北之筑水東入沔者羅國始在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羅川城後徙荊州府枝江縣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乃羅汭地以羅水而名非國名也）

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

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今德安府隨州東北卽厲山氏之厲古讀厲如賴也又云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在宜城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淇水盧戎杜云南蠻按釋文云本或作盧今襄陽府襄陽縣漢中盧縣也冶父城在江陵東南荒谷又在冶父西南）

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奚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奚公山）

魯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村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溇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櫛木山在今安陸府鍾祥縣東杜云溇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潁水在今隨州西北南入潁漢汭杜云汭內也謂漢西今鍾祥縣西境也）

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郕卽成今山東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

九年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注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

十年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鬪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鬪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鬪曰未可齊人三鼓鬪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鬪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長勺杜注魯地按定四年般民六族有長勺氏疑近魯郊大聚落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郎城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北雩門杜注魯南城門是也乘邱在魯西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十一年 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杜注郟魯地疑在今兗州府嶧縣界）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閻敖游浦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杜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安陸府鍾祥縣西南也杜云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今荊門州中國杜云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浦水杜云在南郡華容縣按此夏水支津也首受夏水南入于江在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津杜引或云江陵縣有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東黃國杜云弋陽縣今光州蹇陵光州地也湫云杜云南郡都縣東南有湫城則在今宜城縣界也夕室杜云楚葬地經皇家前闕）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鷲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而戰將饑（晉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虢今河南陝州城東南）

二十八年 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杜桔秩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鬪御彊鬪梧耿之不比爲旃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軍入自純門及達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杜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

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杜注許昌東北有桐邱城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

魯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狄赤翟也今山西潞安府地邢杜註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

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按此時衛在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熒澤杜註云當在河北疑河南熒澤之熒從熒河北之熒從水說文熒絕小水也水經注沁水篇有絕水云絕水會茲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則熒澤宜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東南又敗諸河則衛已退而東至濬滑閒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天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天子之事也師在制命

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東山皋落氏杜云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按在今山西沁州沁源澤州沁水之閒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強兵必先理財也）

魯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隨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助故也（按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在晉西南虢又在虞西南屈產水卽龍泉水今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壁名如龍輔之例冀國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顛軫坂名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鄭虞邑今平陸縣東下陽虢邑亦在平陸）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杜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齊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蔡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楚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北海齊東北境今青州府壽光縣萊州府昌邑縣地所謂東至于海也南海楚境未及此極形其睽隔爾古黃河在東昌館陶開齊西境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大峴山上無棣在今直隸天津府慶雲縣陘今河南許州鄆城縣召陵在其縣東四十五里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漢水自襄鄭至漢陽橫貫楚境）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杜註東夷郟莒徐夷按言由今江蘇徐州府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莒州而至青州也）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

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星也。日月之會，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戎事上下同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解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杜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疏鶉火正中于南方。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虢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賁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虢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晉南與虢鄰，西南與虞鄰，故以輔車唇齒爲喻。虞、虢仲後，虢仲後也。漢志三統法推此。夏正十月朔，其夜月之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亥夜半至丙子平旦，日在尾，月在天策。鶉火之次，尾星伏于日躔之辰也。上陽，今河南陝州。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濡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杜註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按今河南河南府嵩縣境南至華陰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解梁杜云在河東解縣今在蒲州府臨晉縣也五城所可知者焦瑕餘不可考韓今同州府韓城縣韓原在其縣西南涉河洛水也

非大河之河)

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狹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南邾滅須句在二十一年公伐邾取須句在二十二年升陘疑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南鄒縣北界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勃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泓杜註水名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疑渙水之支津也)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河上今同州府大荔縣界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東南溫今懷慶府溫縣）

秋秦晉伐郟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郟縣按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卽郟國亦卽商密其西卽析所謂白羽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僨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僨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焚僨負羈氏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

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戒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徵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懲次于城濮楚師背鄗而舍（杜鄗邱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政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鞶鞞（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鞶在胸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曹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秦今陝西鳳翔府鳳翊縣有莘之虛在曹縣穀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城濮今山東濮州南七十里衡雍杜注在滎陽卷縣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踐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西北也）

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

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按晉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絳晉都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秦在晉西故曰西師二嶠今河南府永甯縣北陵曰東嶠南陵曰西嶠道狹厄漢建安中魏武以其險阻別開北山高道北周時復用南道隋大業中別開巉册道卽今自永甯東北迤入緹池者是也）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糜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宏

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按此時周都王城在洛陽西卽周公所營洛邑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去鄭五百餘里原圃在鄭東今開封府中牟縣）

魯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子（杜枉註彭衙在馮翊郃陽縣西北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按秦伯濟河自蒲津濟也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東南郊城疑在蒲州府永濟縣

南茅津杜云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南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董陰杜云晉地當在今蒲州府猗氏東令狐在猗氏西十五里皆在河東刳首在河西秦地也在今同州府郃陽縣南）

十一年 春楚子伐鄭成大心敗鄭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鄭至于錫穴（按今興安府白河縣卽錫穴鄭國都也防渚今鄆陽府房縣在鄭之東）

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

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車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逝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註羈馬晉邑今同州府郃陽縣東瑕在蒲州府臨晉縣西河曲臨晉西郃陽東也）

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今河南陝州露寶以西至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山塞也）

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邨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叔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蚘冒所以服陘

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按時楚都荊州府江陵縣阜山在今鄖陽府房縣南百五十里大林在今荊門州西北陽邱警枝皆在安陸府鍾祥縣庸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今陝西興安府白河縣百濮疑今四川保甯府東綏定府西選今荊州府枝江縣界申息皆楚北境息今河南光州息縣句瀝今襄陽府均州西方城庸地今竹山東五十里非楚之方城也陜隰荊州府山地裨僚皆今鄖陽府竹溪縣地魚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臨品亦在均州石溪仞皆在均州西南）

魯宣公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軍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按大棘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也）

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焉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

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澨伯棼射王汰駟及鼓附著于丁甯（杜駟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甯鉦也）又射汰駟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按轅陽烝野俱在江陵漳澨在荊門州當陽縣漳水之澨也臯澨今荊州枝江縣）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杜塗方九軌曰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杜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廼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

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杜在車之右者以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物猶類也戒勅命）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矜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之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杜每日右廣雞鳴之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爲止）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蒧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蒧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蒧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蒧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難

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憚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按鄆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沈杜云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晉固始今陳州府沈邱縣非光州固始也榮澤今開封府之縣董澤今絳州聞喜東北唐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里時大河北行鄆在河之東南晉師出山至河內因渡河至今河陰敖鄆山開二山在今榮澤縣西北也楚師亦西北至今鄭州之管遂敗晉師于鄭州東之邲乃北行至今原武西北之衡雍其地古亦在河東南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胥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蕭今江蘇徐州府蕭縣）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北杜云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絳州稷山縣維近朝邑）

魯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杜云龍在泰山博縣西南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也巢邱疑在肥城縣界）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邴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予之石窰（按新築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南莘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摩笄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鞍及華不注山皆在其縣東北華泉卽在山下徐關在濟南府淄川縣西石窰杜以爲濟北盧縣東地名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南）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按繞角今汝州魯山縣東南桑隧今汝甯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七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旅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按申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呂在其西三十里皆古國也爲楚赴中國要道吳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徐今安徽泗州北八十里州來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馬陵今大名府東南十五里）

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按陳在今河南陳州府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渠邱

必莒州西南地鄆東鄆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非鄆城縣也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却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却攣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却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杜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却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合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臧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臧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檣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徼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却至見客免冑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芻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豈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棐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

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鄢陵今開封府之縣瑕今許州襄城縣地）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林姜卽穆姜杜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
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按督揚杜云鄭東地疑林鄉凡陽亭之閒制田杜云滎陽宛陵縣東有
制澤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鳴鹿杜云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十三里穎上非穎上縣今
許州南也）

讀史兵略卷一上

讀史兵略卷之一下

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魯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杜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邲（杜云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按今開封府密縣南馬嶺山洧所出也東流合潧水卽溱水也爲雙泊河至新鄭北鄭國都也古洧水貫鄭都中而東鄆杜云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歸德府柘城縣西也焦夷疑爲焦城据水經注在今新鄭縣東戚在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蓋已濟河而南矣呂城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北留城在徐州府沛縣東南犬邲杜云譙國鄆縣東北有犬邲城疑迂迴按今歸德府永城地也時東諸侯之師已侵焦陳故鄭得攻其所必救以自解非迂迴也）

二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晉所取鄭邑也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

里薛在滕縣東南四十四里郕在滕縣東卽小邾也屯兵汜水則越滎陽卽至新鄭故云逼鄭）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耍而擊之獲鄧

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

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云鳩茲在丹陽蕪湖縣東今安

徽太平府蕪湖縣東卅里衡山今江蘇江寧府溧水縣北非烏程縣南也駕或云在安徽廬州府無爲州俟考）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

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

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用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

死于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曲梁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之雞澤）

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陸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伐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虜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杵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六無終山戎國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有窮國名在今安徽六安州英山縣其國門謂之窮門鉏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卽宋城鉏地寒國名在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今有鬲氏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一里斟灌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

縣東北四十里斟尋國在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過戈二國名今萊州府治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疑在今河南開封府境內）

六年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高鄆厚崔杼定其田（按萊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東陽疑在其西漢之陽樂陽石縣地臨胸東之東陽不能偏萊也棠鄉在平度州東南于萊爲南也）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郟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杜鄭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邠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按鄆門鄭東門師之梁鄭西門洧水上汜杜云東汜則今中牟之汜澤非襄城之南汜戲卽汜水縣南四十里之俘戲山）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按洧水合澮後東流有梁曰陰阪其東爲參辰口即陰口也鄭西郊地晉師從虎牢來故在西）

十年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杜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絕出入此偃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鄆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王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自會也（按柤卽今沭河柤泲聲近在今徐州府宿遷縣偃陽杜云今彭城傅陽縣按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

于定姜姜氏聞躡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邲（襄牛今歸德府睢州）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梧制皆鄭舊地梧在今滎陽縣制在今汜水縣陽陵在今許州東化潁水出登封縣陽乾山東流經密縣長葛項城至潁上入淮）

十一年 四月諸楚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濫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按舊許許舊都後屬鄭今許州也北林在今中牟縣向今洧川縣西南瑣

今新鄭縣北濟隧在滎澤縣西皆開封府屬也（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西北從此渡河櫟疑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即永樂澗也永樂疑離合櫟字名之）

十三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按庸浦或云今無爲州南江上之浦）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按涇水出今平涼至高陵西南入渭晉師不

得至此疑涇爲洛之訛濟洛在今同州府大荔縣西舊說械林在今華州北正渡洛而西地也

十六年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按械林函氏杜云皆許地或云皆在今葉縣揚梁在歸德府商邱東南三十里有揚亭湛水出葉縣蒲城山湛阪戰處疑在今襄城方城山在葉縣南裕州北）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帥賈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杖抉其傷而死（按桃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防此臧氏邑東防也在沂州府費縣陽關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旅松疑亦在費縣界）

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臬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晉侯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蕪（杜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楫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杜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杜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杜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杜註梗陽大原晉陽縣南今山西太原府徐溝縣南魯濟魯西之濟今汶上東阿地溟水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東南至溫縣入河梁莫大于溟梁溫縣地也平陰今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巫

山杜云在盧縣東北今泰安府肥城縣北二十九里京茲在平陰東南郭在平陰西盧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郵棠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十里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經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入海沂水出蒙陰經蘭山郟城入江南界非魯沂也故杜云濰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入至下邳入泗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亡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杜將涉潁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子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有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杜云襄城東北有汾邽城今襄城東北魚陵魚齒山下今汝州東南五十里卽杜所云南陽樊縣北也上棘今禹州南潁水支流所經旃然水出滎陽南三十五里北入京水胥靡獻于皆在假師雍梁今禹山梅山今鄭州西南三十里蟲牢今封邱北二里純門鄭西郭門也潁水在魚齒山

南出魯山東至襄城入汝故云涉也）

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緡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緡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

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變魴傷變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杜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杜申驅次前軍）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杜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刑公盧蒲癸爲右（杜貳廣公副車）啓

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杜左翼曰啓）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杜右翼曰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

御冠崔如爲右（杜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開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

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師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按朝歌今

衛輝府淇縣孟門卽大行之陘口大行在今懷慶府北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熒庭近熒澤疑

今澤州府界鄆邵今絳州垣曲縣少水卽澮水一出翼城縣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俱西流過曲沃入絳

州南之王澤入汾水東陽今山東東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按且于壽舒皆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蒲侯氏疑莒州北聚落名）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囊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旣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按東門鄭渠門棘澤在今開封府洧川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遽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按舒鳩羣舒之一今安徽廬州府舒城縣南荒浦疑舒城西今安慶府桐城縣東）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詳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楚蘧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戰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按離城疑今桐城北）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子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按巢卽居巢今廬州府巢縣）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按戚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茅氏在戚東鄙圍今開州東）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按今安徽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有雩婁城麇鄭邑未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按南里疑在新鄭南樂氏洧水津名師之梁鄭西門也杜云于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汜城在汝水西疑涉澧水南歸爾在今許州襄城縣西南）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杜云廩邱東郡廩邱縣故城是按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羊角城在其南高魚城在其東北取邑于宋必西南近漢乘氏地也）

二十七年 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于晉（杜周密也）

魯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按太原今太原府一曰無終不得至太原太原雅訓大鹵今遵化州西南戈壁也）

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間焉曰汝下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按棘在今永城西南櫟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麻今徐州府碭山縣皆楚東鄙邑夏汭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口以西繁揚卽新蔡地瑣今潁州府霍邱縣越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鵠尾渚在今廬州府舒城縣羅汭萊山南懷汝清皆在霍邱巢縣之間巢爲巢縣雩婁爲霍邱西南皆吳楚之界上地坻箕山亦在巢縣界或云羅汭在羅山萊山在光山鵠岸爲銅陵繁

昌江中者與當日師行不相應杜云羅水疑入巢湖之水名也

六年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按豫章在江北淮南今安徽六安州及壽州等界乾谿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房鍾今潁州府蒙城縣地）

十二年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杜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壘城按鮮虞國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昔陽乃鼓國都今正定府晉州在鮮虞東南與山西樂平者無涉註誤肥國今正定府藁城縣之肥壘城在下曲陽西鮮虞南中隔滹沱河晉滅肥不必由鮮虞猶滅下陽不必由虞兩假道同一術也）

十三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時晉師悉在平邨著雍疑今衛輝府濬縣之雍榆城平邨之北也中人城今保定府唐縣西北）

十四年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邨且撫其民（杜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按宗邨疑今荆門州當陽縣界召陵今河南許州鄆城縣）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杜曰鼓白秋之別巨鹿下曲陽縣有鼓聚今正定府晉州謂昔陽者鼓之都也）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塗長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陸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官（杜云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按維水今作洛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山在縣西南棘津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北甘鹿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甘城之麓）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

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長岸今太平和州江中東西梁山也按吳楚之爭由淮者多由江者少由大江兩岸榛莽未闢猶唐宋人之言辰沅也故風氣日開人烟日衆天下無險阻矣）

十九年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杜云濮南夷按宜爲西南夷今四川綏定府西保甯府東地）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城父今汝州寶豐縣利口覆邦與晉二五籌邊詞意相似故君子必在知言知人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云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按贛榆今江蘇海州縣名）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

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按州來今安徽鳳陽府鳳台縣西北淮水北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繼華多僚華登猶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繼相惡乃譖諸公曰繼將納亡人（杜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杜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苦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持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繼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杜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杜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杜云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於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邱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鵠（杜鄭翩華氏黨鶴鵠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爲右子犖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爰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犖請一失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爲欒氏矣緇曰子無我迂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雒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蘧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既許之矣（杜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今歸德府商邱縣界赭邱在縣北）

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帥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按莒今沂州府莒州壽餘在其縣西北或云在安邱）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籜者負甲吳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

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杜云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昔陽故肥子所都按今正定廣平開也昔陽乃鼓子所都杜云肥子誤）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邯弱茅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按魯武滅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所謂南武城也翼在其東離姑在其西邾又在其西山冠石山以西諸山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按鍾離今鳳陽府鳳陽縣胡今潁州府阜陽縣西北沈今汝甯府汝陽縣頓今陳州府商水縣雞父今光州固

始縣東南)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按豫章之汭淮水曲也今鳳陽府壽州地越從海入淮以至此非今之江西省也圍陽在巢縣南郢楚都今荊州府江陵縣)

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瓦楯脊)繇胸汰輶七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胸車輶輶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驪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有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杜鑿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按成今兗州府甯陽縣北九十里七年以與杞今復爲孟氏邑杜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按此非濰淄之淄乃出今泰安府泰安縣泉河集者俗名濁河在甯陽

北也炊鼻今東平州及甯陽之閒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潛杜云廬江六縣西南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延延陵州來今壽州北兼二邑爲封也窮窮谷亦在霍邛西楚舟師皆在淮沙汭沙水之汭今鳳陽府懷遠地）

三十年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按鍾吾今徐州府宿遷縣峒崑山下杜註夷爲城父今潁州府亳州城父村也）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六按卽今六安州南岡疑在今安慶府潛山縣北弦今

光州光山縣豫章光州東鳳陽西江以北淮以南地）

魯定公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杜云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北見舟于豫章在其西潛師于巢襲其東也）

四年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杜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雒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鐘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鑑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沈今汝甯府汝陽縣蔡在沈北淮汭宜在鳳陽府壽州北今西肥河口吳步兵由豫章而西至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羅田麻城一帶方城外今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界在淮北大隧卽黃峴關今名九里關在汝甯府信陽州南九十里直轅卽武陽關今名大寨嶺在州東南百五十里冥阨卽平靖關今名行者阪在州東南九十里在淮南小別大別旣在漢東當在柏舉之南今應山東南黃安縣界柏舉今麻城縣地清發水名今德安府安陸縣西沮水也濟濟沮水也雍澐今安陸府京山縣地睢水杜云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入江今沮水也自荊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荊門州當陽縣南合漳水涉睢自江陵西走也息今光州息縣又云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又濟沮而東又濟江而至監利沔陽開鄖卽沮非楚西鄖陽之鄖卽爲國此爲邑故曰鄖公宜在德安府雲夢縣境故北卽奔隨若鄖則去隨遠矣）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蓬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徙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

棄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按秦師蓋出藍田武關稷今南陽府桐柏縣地沂宜在桐柏西南軍祥在隨州唐今南陽唐縣堂谿今汝甯府西平遂平界麇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公壻之谿巴陵東地）

六年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遷郢于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繁陽今潁州府阜陽縣之鮦陽地今襄陽府宜城縣）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耶子沮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按陽州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北顏高弓六鈞百八十斤以漢志推周時斤兩則百八十斤爲二千八百八十兩重六百九十一萬二千黍較以今稱爲六十九斤零仍屬常弓）

公侵齊攻廩邳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九年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夷儀今東昌府聊城縣西有夷儀城五氏卽寒氏疑在廣平府邯鄲縣中牟今河南彰德府陽陰縣西五十四里非開封府之中牟杜疑之是也禚媚杏三邑皆濟西邑今曹州府觀城鄆城朝城之界）十年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潛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

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今曹州府鉅野縣地時在河之東南河內注以爲汲郡今衛輝府汲縣時在河西絳晉都卽平陽府翼城縣）

十四年 吳代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橋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于陘去鄒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橋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陘今作涇）

魯哀公元年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杜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杜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杜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杜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

陸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蓄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遠識可爲國監）

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綽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按晉兵必自中牟來自北趨戚時衛都帝邱今開州也戚在其西禹河又在其西戚濱河東岸故曰右河而南師蓋已渡河矣）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及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麀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賸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佖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邲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按時齊鄭輸粟于范氏蓋自齊西至朝歌也道必經戚鐵邱在戚東漢大河西皆在今開州界之朝歌要道也）

三年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按邯鄲今直隸廣平府屬縣在朝歌東北）

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遂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阪中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按夷虎疑東夷近楚者負函在新蔡縣繒關在葉縣北沂江入郢吳舊由淮伐楚也梁霍皆今河南汝州梁在西霍在西南蠻氏又在西南陰地杜云河南山北自上維以東至陸渾則今嵩縣以西地也析今南陽府浙川廳杜云析南有豐鄉亦浙川地也据杜註倉野在上維縣菟和山在上維東上維今陝西商州維南縣也山在今商州東少習卽武關在州之龍駒寨東九州戎卽陰地陸渾諸戎三戶今浙川西南）

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棼子益來獻于亳社

因諸負瑕負瑕故有釋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邠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塗山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杜云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濟甯州金鄉縣疑此乃故國邠境未必及此茅蓋鄆縣北小邑也繹山在鄆縣東南二十里負瑕杜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邳城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皆山東兗州府縣也）

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囑于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在其西南七十里五梧在

費縣西蠶室今滕縣東北夷疑今費縣之平邑集庚宗今泗水縣東泗上洙泗交處在曲阜東北十七里其道由東而西南折而北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又向西北乃向西此子洩故道之如此也稷萊皆魯門名）

九年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按溝起歐陽蓋從今揚州府儀徵縣南東北至袁浦河也）

十年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鄆齊南鄙地未詳吳蓋水陸並進也）

十一年 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常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杜云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黨氏溝魯國中地名雩門南城門稷曲郊外地名泗在魯城北齊自長清而南歷平陰甯陽而至國魯不禦諸境外而令其至城下非謀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閔邴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閔邴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襲之以元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博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嬴今萊蕪縣北艾陵在泰安縣南）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杜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姑蔑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杜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笠澤今松江此指蘇州府東南地）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桐邱今陳州府扶溝縣西留舒今泰安府東阿縣西東阿卽穀城也杜云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按杜所言別濮水也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

讀史兵略卷一下

讀史兵略卷之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周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不聽瑤既立求地於韓魏韓魏與之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蠹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

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令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之殺智伯軍而滅其族（胡氏曰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境而古文蘭字與蔡字近或者蔡乃蘭之訛也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邯鄲卽春秋邯鄲午之邑班志屬趙國水經考注云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也今按蔡皋狼未詳胡注所言則今山西永甯州也長子今潞安府屬縣邯鄲今廣平府屬縣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諸家聚訟疑此古言傳誦訛汾當爲涑絳水入汾互受通稱故可灌平陽也酈道元注本自不誤梅磧所見水經注蓋誤本爾）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蓋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貧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

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午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安王二十五年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顯王十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說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其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識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出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

十六年 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軍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救鬪者當善擣解之如以手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批者相排批也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也按桂陵諸家聚訟或以爲卽馬陵張守節以爲乘氏東南皆非據水經注當在今大名府長垣縣北東明縣西北開州南）

二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戰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按馬陵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二十九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之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細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按安邑今解州夏縣北西與秦隔河爲鄰然河西大荔朝城尙其地也乃畏秦而徙都今

開封府北此計之大繆者不知都城所在人財所聚辟敵苟存則我能往寇亦能往也

赧王四年 張儀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隨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復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敵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以大王之力可以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且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閒以事秦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有也且齊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胡註引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河外秦蓋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河閒趙地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爲瀛州秦山城陽齊南境之地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淄卽墨危矣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滑州治所澠池秦地漢屬宏農郡番吾卽漢常山郡之蒲吾縣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索隱曰午道當爲趙東齊西地名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秦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也置雲中郡唐爲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卽秦之九原郡唐爲豐鹽等州唐豐州治九原

也按雲中九原皆在燕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屆關城西南卽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常山卽北嶽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今按胡註所言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黔中郡今辰州常德永順等地巫郡今夔州府巫山縣巫郡或楚置非秦三十六郡數也此言水師步卒則東南走藍田出商州之武關楚之北境危亦南陽申息間爾無與陳蔡汝潁也宜陽今屬河南府成皋在汜水縣鴻臺桑林韓之宮圍河內府今屬直隸齊之南地注言秦山城陽指秦安府之東至莒州言博關東昌府博平縣地度清河在博西北界高唐夏津門臨淄縣齊都今青州府屬縣卽墨在其東南屬萊州府白馬津在滑縣澠池縣屬河南府番吾今正定府平山縣邯鄲趙都今廣平府屬縣雲中郡今托克托城屬歸化城九原郡今鄂爾多斯旂東北蘇爾哲河界易水在今易州常山之尾據註在今渾源州也善乎蘇代之言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儀本縱橫家言不可聽存其岸略見兵貴實形不可爲浮說撓定見也

三十一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卽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牧河閒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

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果大亂潛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遂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說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胡氏曰水經註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其水之西余按此濟西宜在今臨邑縣界毅使魏略宋地分取齊之西南趙收河閒分取其北牽掣援軍也故齊王東南走莒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宋地近魏故使略之河閒近趙故以方略授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胡註又曰膠東漢爲王國水經註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爲膠東國膠水之西爲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琅邪秦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也自臨淄東北至海爲北海郡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邱故名余按分軍爲五乘勝則可否則兵分力弱矣東萊今萊州府琅邪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阿東阿今兗州府陽穀縣灑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千乘郡今青州府高苑縣及武定府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燕都也）

三十六年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轄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卽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尅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齊爲無道乘燕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也樂君若能齊與燕并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

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塾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冢燕將大喜許之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單兵日益多燕日敗亡乘勝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胡氏曰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齊以田單定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按安平在今臨淄縣東）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邱

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胡氏日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冶嶺山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會澠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漢溱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縣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卽斯水也余按狄今青州府高苑縣夜今萊州府掖縣今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逕益都臨淄樂安壽光諸縣入海澠水在臨淄西合時水以注淄）

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陜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入趙軍趙奢善食遺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

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背後令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闕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闕與故城宋白曰洛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屬武安郡劉昫曰磁州治潞陽漢武安縣地按闕與今遼州和順縣西北武安今彰德府武安縣）

五十五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

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齧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乃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胡氏曰宋白云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

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譎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爲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余按上黨今潞安府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春申君以苟卿爲蘭陵令苟卿者趙人名况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

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苟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苟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驚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

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苟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之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法貸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慶賞縶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故也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

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苟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苟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僂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謁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

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胡氏曰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隆重也楊倞曰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如淳曰三身一脾禪一脛繳一凡三屬按此儒家談兵之祖故備錄之蘭陵今兗州府嶧縣東鱮讀爲適迫也文選上林賦注楚詞招魂注同楊注藉未安）

秦孝文王元年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甯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按今東昌府聊城縣）

始皇帝二年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

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胡氏曰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按楚繁陽在潁州府阜陽縣西汝甯府新蔡縣北魏繁陽在大名府南樂縣其西北卽隋之繁水縣也繁水卽澶水又曰浮水也）

三年 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死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二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胡氏曰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按武遂今保定安肅縣方城順天府固安縣其西卽燕趙分界長城也牧兵蓋從燕西進代今宣化府蔚州鴈門今代州）

十八年 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尙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尙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尙（按上地今綏德州以西也井陘今正定府井陘縣西李牧名將特功而不聞道郭汾陽岳武穆所以不可及也）

二十一年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胡氏曰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按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

二十二年 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胡氏曰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蕩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按在今開封府東北陰溝故瀆之西北引大河南屬渠水）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

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旣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怙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胡氏曰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汝南郡有滯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滯邳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滯今固始寢邳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滯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邳蒙恬攻寢卽此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卽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沛郡有城父縣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此當是出武關也按平輿今汝寧府汝陽縣寢今陳州府沈邱縣鄢郢宜爲鄢陵縣今屬開封府西會城父則非亳州之城父而爲汝州寶豐縣之城父漢改爲父城者矣王翦之言軍之善謀也後人動欲以寡勝衆何也）

二十三年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旣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合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

勝略定城邑（胡氏曰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孟康以爲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按蘄在鳳陽府宿州南三十六里非湖北之蘄也）

秦二世皇帝元年 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軍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旣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天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張耳陳餘說陳王

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從白馬渡河過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徒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遂自立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住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

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陳王遣周文擊秦以吳叔爲假王監之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儻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其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

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陶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田儻故齊王族也儻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儻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儻率兵東略定齊地（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陽夏今陳州府太康縣漁陽順天府薊州大澤鄉今徐州府豐縣北六里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五里鍾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鄆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歸德府鹿邑東七十里柘今歸德府柘城縣譙今潁州府亳州陳今陳州府淮寧縣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白馬今衛輝府滑縣范今陽順天府涿州在范水之陽爾曹魏始以名郡也關故函谷關也在陝州靈寶縣南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縣東南則驪山也燕今大興縣河內縣屬懷慶府常山郡治正定府元氏縣上黨潞安府也沛徐州府沛縣下相徐州府宿遷縣西單父曹州府單縣泗上沛縣東也豐西澤豐縣西芒碭山今歸德府永城北八十里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府吳縣下縣蓋今台州温州之人非吳越脆薄之夫可備精

兵八千人也世當治亂之交則人才多)

周市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爲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按寧陵卽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今甯陵縣)

二年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胡氏曰泗川郡卽泗水郡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按秦泗水郡治沛縣薛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戚在其縣西南七十里)

周文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遣敗之復走澠池章邯又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卬以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胡氏曰晉灼曰曹陽亭在宏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

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常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也按曹陽卽好陽在陝州西四十五里澗池縣屬河南府三川謂伊洛河三水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倉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敖山上郟今沂州府郟城縣)

趙王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胡氏曰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按太原今太原府太原縣石邑今正定府獲鹿縣)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胡氏曰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卽秦郟郡然裴駟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郟郡漢東海郡則治郟耳按注陳人作凌人則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也秦東海郡治今郟城)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旣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

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殤諡曰隱王（胡氏曰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邵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眞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按汝陰今潁州府阜陽縣下城父今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遇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殤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殤三日拔之收殤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胡氏曰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卽張良封處班志相縣爲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按留今沛縣東南相在今沛縣西南宿州西北殤今殤山縣蕭今蕭縣皆屬徐州府下邑今歸德府夏邑西南）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

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末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胡氏曰廣陵國唐爲揚州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

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胡陵卽湖陸漢章帝改曰湖陵梁地故魏地也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居巢說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卽夏桀所奔地盱眙阮勝之南兗州記本春秋善道地按廣陵今揚州府下邳今邳州彭城卽徐州府胡陵今濟寧州魚台縣東南六十里栗在今夏邑縣東襄城縣屬今許州居鄴今廬州府巢縣盱眙縣今屬泗州潁川郡治今禹州）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涉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濮陽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之濮陽環水自守（胡氏曰後漢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又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按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東阿在今兗州府陽穀縣成陽在濮州東南本盛國地字不作城也濮陽今大名府開州環水環瓠子河水也）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礪（胡氏曰雍邱縣故杞國也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卽外黃之地在雍邱縣之東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在汴州東五十里彭門記彭祖顓頊之元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按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外黃在其縣東陳留今縣亦屬開封府）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

可遺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遺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傷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其二軍（胡氏曰鉅鹿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道傷自虜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註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考沛公兵自虜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屬濟陰成武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爲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按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棘原其南郊地成陽杠里胡註極確）

三年 宋義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疾行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今也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胡氏曰安陽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爲相州縣考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爲楚邱在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按安陽在曹州東三里無鹽今東平州東二十里）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臣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常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

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平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相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里中人爲沛公騎士食其謂之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酈生沛公至高陽傳舍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

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陳留兵以從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六月與南陽守齠戰轘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寇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洋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齠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焉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繆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鏞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胡氏曰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故城是也班志鉅野縣有大野澤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瀆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開封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爲九十二曲是險道也攀縣水經注潁水出魯陽縣西逕攀縣故城北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丹水縣屬宏農括地志曰故城在鄧州內鄉縣

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臣瓚曰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廩國析縣屬宏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鄆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鄆今菊潭縣按昌邑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巨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高陽今杞縣西二十五里陳留縣屬開封舊開封在今開封府城南五十里白黑卽滑縣津也曲遇聚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潁川郡治今禹州古陽翟也平陰有二屬齊者在泰安府屬周者河南府孟津縣也轅轅在登封縣西北陽翟秦潁川郡所治者雙今汝州魯山東南南陽今南陽府宛卽南陽縣丹水在浙川廳西南湖陽今唐縣南八十里析鄆皆在內鄉縣析在東鄆在西皆南陽府屬也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秦軍爲前行（胡氏曰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水經注汧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汧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汧城成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

按古漳水自曲周流逕平鄉東廣宗西入巨鹿縣界明以來始徙合滏陽故羽得軍漳水南也三戶津今廣平府磁州西非楚之三戶也汙水亦在磁州西入漳洹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南三十里殷墟今彰德府安陽縣）

子嬰遣將將啗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尙疆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兵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胡氏曰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卽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黃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按從武關入秦者道必由西安府藍田縣嶢關在其縣東南黃山在其縣南十里關在藍田谷北霸水泥水之開）

讀史兵略卷二秦

讀史兵略卷之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漢紀 高宗元年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沛公見秦公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按咸陽秦都今西安府屬縣霸上西安府咸甯縣之白鹿原也）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檣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邯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襄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按檣今湖南郴州西楚指徐州

府銅山縣古彭城也南鄭今漢中府附郭縣廢邛今西安府興平縣卽犬邛也櫟陽在臨潼縣東北七十里高奴今延安府膚施縣三秦胡註爲雍塞翟是也杜縣在長安縣西南胡註引子午駱谷二道澗蝕中然從杜南而入則子午谷也從長安南子谷至夾嶺汛東江口營甯陝廳西鄉縣之午谷卽子午鎮也又南至石泉縣之迎風壩乃田洋縣城固至漢中史言張良送至褒中在今褒城縣則當時棧關自子午鎮卽迤西南行矣

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田榮聞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卽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卽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按三齊註謂齊濟北膠東則濟南青州萊州三府地也）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下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

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遂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英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走廢邯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邯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按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從故道襲雍此今日驛路所謂北棧者前子午道則唐時進荔支道也故道今漢中府鳳縣雍今鳳翔府鳳翔縣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在鳳縣北渭水之南廢邯則興平縣其東則咸陽縣渭南註云後曰京兆今西安府河上後曰馮翊今同州府上郡則延安府一帶也）

二年 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按軍行不必皆特將者諮議參軍亦不容少）

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

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按史言項羽之暴城陽今莒州平原縣屬濟南府北海今青州府壽光縣）

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按臨晉今朝邑縣在長安東北東出晉之蒲津關河內郡今懷慶府由蒲州府踰太行山取懷慶也此時關中除犬邴外餘俱平故無後顧之慮）

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卬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開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按陽武縣屬懷慶府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修武縣屬懷慶府）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此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按平陰津在懷慶府孟縣於懷慶府爲南渡河至河南府洛陽縣新城故縣又在洛陽之南南浮江漢胡訂確言兩道夾攻也）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按城陰莒州也胡註確甚此由記者成城字未分晰故誤外黃今開封杞縣東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似當云從魯南出胡陵魯在城陽西不在南也至蕭者自兗州府南至魚臺沛縣銅山而後至蕭蕭在彭城西所以絕漢後路也穀泗水者古人二水合流互得通稱之名其實泗水自角城入淮穀水卽解水入渙渙亦入淮淮泗之交日穀泗水睢水自河南永城入安徽逕宿州靈璧睢陵入淮下邑今歸德夏邑縣漢自

渡河後由蒲州懷慶至河南未經撫循其民遂由開封歸德之徐州單太疾且無後繼故敗而諸侯復背漢與楚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徒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按碭今碭山縣虞虞城縣）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按京水索水皆在開封府滎陽縣重泉同州府蒲城縣敖倉在滎陽西北敖山上）

漢兵引水灌廢邳廢邳降章邳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按中地後曰右扶風今鳳翔府北地則慶陽隴西則鞏昌也）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按此蕭何所以功第一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酈生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尙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按蒲坂今蒲州府在大河東岸臨晉縣在其北夏陽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又在臨晉之北皆在大河西岸安邑縣屬解州在其東南在蒲坂東將百里矣河東今平陽上黨今潞安太原今太原山西一省平矣）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卽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

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間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爲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敵矣）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旣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趙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按信既定山西遂由平定州東固關出井陘井陘者太行八陘之一也葦山如淳言依山以自覆蔽語精綿蔓水今日斯浚水自平定州東逕井陘南東北入

平山界舊自井陘西入溇沱也此泚水非出窮泉谷之水註所云井陘山水是也東南注綿蔓水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疆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主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邙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邙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泉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開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鋸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乃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俱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天下游士雖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

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按此可爲趙括徒讀父書之戒）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開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忍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伴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開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

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按玉門張晏云成皋北門小修武晉灼云在大修武城東今疑衛輝府獲嘉縣鞏今河南府鞏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爲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漢王聽其記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按楚之軍食濱于大河當在今曹濮間）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睢陽外黃甫攻下未有守備故可決定之日）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按太行綿延自懷慶歷山西澤州潞安遼州平定州以北白馬津在滑縣蜚狐口在易州廣昌縣）

四年 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車挑戰漢王數羽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按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合洛水以入河廣武山在滎陽縣西）

韓信襲破齊歷下軍至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盡定齊地（按高密在萊州府膠州西濰水出沂州府莒州東北逕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

入海城陽莒州也嬴秦安府萊蕪縣也千乘今青州府高苑縣

韓信使人言漢王請爲假王以鎮齊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學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此弭變於事前也）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此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之義）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按鴻溝在滎陽東南引河爲滎宕渠之所也）

五年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

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乃自刎而死（按固陵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北卽古固始也睢陽北至穀城則今歸德及曹州濟寧兗州府西南等地從陳東傳海則自陳州潁州徐州淮安也舒今廬州府廬江縣西城父在潁州府亳州東南垓下聚在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按定陶今曹州府屬縣在府東南四十里信治軍不及亞夫）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取天下以人才爲第一義）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

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是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曰車駕西都長安（按殽卽左氏之二殽澠池縣也河在洛陽之北伊洛二水在南函函谷關隴隴西今鳳翔以西蜀今川中胡苑今延安慶陽以北也）

六年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

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請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按雲夢今荊州府監利縣秦中卽關中琅邪今諸城縣卽墨今平度州濁河卽大河）

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按淮陽陳州府也馬邑今朔平府朔州）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

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射殺頭曼而自立東胡聞冒頓立乃使與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兵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按匈奴今內外蒙古北徙度漠而北也南渡河註云北河今鄂爾多斯七旗河套以北東胡後之鮮卑烏丸也月氏今甘州涼州二府外地白羊在河套樓煩在甯武縣朝那今平涼固原州西南膚施延安府附郭縣句注山在朔平府朔州晉陽太原府太原縣也）

七年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耶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按銅鞮今沁州南白土在今榆林府神木縣邊牆之北布喀河南岸廣武在代州西十五里非廣武山之近敖山者也代谷今宣化府蔚州以北平城白登皆今大同府大同縣）

十年 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

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按漢高帝四年以邯鄲爲趙國陳豨所據也常山今正定府及趙州地）

十一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爲上言故楚令尹薛公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上令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博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

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明年上與布軍遇於鄆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別將追擊布軍大破之於洮水布走就番君鄱陽人殺之茲鄉（胡氏曰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爲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爲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按曲郵在西安府臨潼南二里富陵在泗州盱眙東北六十里徐在泗州東南僮在其東北鄆當作蘄今鳳陽府宿州南庸城在其西若作鄆則在鹿邑東亦不得上加草也洮水註誤洮水乃泚水之訛在潁州府霍邱縣正布南之番陽所經也茲鄉饒州府鄱陽縣北）

文帝前三年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

祁侯繪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胡氏曰據靳歙傳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爲棘蒲後改爲平棘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地是也按漢都長安以滎陽爲關東之阨塞）

前十一年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短長相雜遊弩往來什

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門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之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子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之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

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胡氏曰狄道縣爲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按狄道蘭州府狄道州）

十四年 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屯上郡北地隴西三郡上親勞軍勒兵中教令賜吏卒輦過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問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七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

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胡氏曰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爲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曰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按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隴山之西彭陽在慶陽府安化縣南回中宮在隴州雍今鳳翔府甘泉宮在邠州淳化縣自西北而東南趨長安也上郡今延安榆林長安北也北地慶陽府長安西北隴西鞏昌府長安西也）

後六年 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車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騎車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胡氏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項羽以河內郡爲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按蜚狐句注備雲中也北地備上郡也細柳在長安西南霸上在長安東北棘門在長安北）

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繁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大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及削楚王戊東海郡削趙王常山郡削膠西王卬六縣廷臣方議削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狝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

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趨避東廡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

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閒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溷隱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殺灑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至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灑閒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

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慙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尙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溥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邛不用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邛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邛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

將其兵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致敗）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出勞軍而縱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安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爰布平陽侯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頰常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卽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荅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卽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卽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

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膠東菑川濟南三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面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起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尙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於菑川（按東海郡自沂州府東至海也常山郡正定府趙州等地時會稽郡自蘇州府南兼紹興等處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此指今江西省也閩今福建省東越卽東甌今温州府棘今歸德府永城縣南睢陽梁郡今商邱縣徐潼皆在今泗州昌邑在今金鄉去梁東北二百里淮泗口今淮安府清河口蓋吳糧運所在由邗溝運至今袁浦復由汴河運至梁也吳軍下邑徙而東北仍在汴河之

南亞夫軍汴河及單城武二縣疑其營已徙而渡汴史失記爾循江淮而上由今安慶道湖北由南陽入武關也不知何以云長沙陽城胡注據班書作城陽極確丹徒今鎮江府丹徒縣菑川都劇今青州府壽光縣）

中六年 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解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鞍其騎曰撈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按胡注武泉屬雲中今察哈爾右翼廂藍旗也）

讀史兵略卷之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武帝建元六年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敵此危道也不知何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今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不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開獨數百千里險阻林

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而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不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

士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
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
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
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
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土
卒勞勑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
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
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
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按出豫章者自江西廣信府玉山縣至浙江常山縣入
舟出會稽者度錢塘江皆會於衢州府過仙霞嶺也安言其地不可居民不可教養不足疲勞中國之故而言閩

省情形最切故備錄之

元光元年 衛尉李廣中尉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并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按營伍不可弛而文書則可簡也）

二年 鴈門馬邑豪葦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

能所以休天上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櫛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軍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

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按馬邑在朔州武州今左縣皆屬朔平府）

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按番陽饒州府鄱陽縣也南越今廣州府牂柯江上流曰可渡河至粵東曰西江番禺廣州附郭縣夜郎貴州郎岱水城二廳間桐師今龍陵廳筰關據注在眉州青神縣犍爲郡今叙州府宜賓縣犍道卽犍爲所治自此直指牂柯道南北相

值）

六年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閒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按龍城今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慕容氏之龍城也）

元朔五年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屬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青等出塞六七百里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諸將列侯者七人關內侯者三人（按高闕在吳喇特旂西朔方郡今河套內鄂爾多斯七旂地右北平今永平府邊牆外東北）

六年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開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按定襄在雲中東南今甯遠和林格爾清水河三廳）

元狩二年 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廬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繹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

顯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粟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粟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曾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爲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粟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粟騎粟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粟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按焉支山在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居延澤在肅州高臺縣口外小月氏甘涼二府南山及嘉峪關外南山地祁連山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

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粟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粟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粟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四年 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餘令大將軍青粟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粟騎粟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粟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

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疆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一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將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

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猿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於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黨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灑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以古兵灑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城

錫鞞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按寘顏山在土謝圖左旂北訥特山趙信城在訥拉特山商喀山之間狼居胥山今多倫諾爾北德爾山姑衍在多倫諾爾西瀚海卽蘇尼特旂北大戈壁也幕南瀚海以南令居在朔方郡西南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元鼎五年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按桂陽今湖南郴州湟水卽滙水此中路兵從連州下其東路出豫章者過南安府之大庾嶺由南雄州下韶州府之潁水二路合於清遠縣之北江其西路出零陵者由永州府下桂林平樂二府之灘水爲粵東之西江蒼梧今梧州府夜郎牂柯江亦合於西江二江匯於廣州城西）

六年 樓船將軍楊僕人越地先陷尋陔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按尋峽卽滇陽峽在韶州府英穗縣南石門據注在番禺縣西北二十里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鬱林州合浦今廉州府交趾今越南國東都九真其清華鎮日南其廣南鎮也珠厓則今崖州儋耳今儋州皆屬瓊州府）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陋非有斬將褫旗之實也烏足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不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按揭陽縣今屬潮州府梅嶺在甯都州東北六十里接廣昌縣梅川水所出非大庾嶺也白沙武林小司馬說是今白沙在鄱陽縣西武林在

餘干縣東北三十里皆屬饒州府居梅嶺之北廣信府西句章今甯波府慈溪縣若邪下白沙字疑衍若耶溪今紹興府山陰縣東南)

元封元年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切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涓水漢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按真番朝鮮皆今高麗國界涓水今大同江王險城卽平壤城在大同江北岸高麗慈山郡西南辰國卽辰韓今高麗僧川

界東部都尉治武次縣今岫巖廳也）

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胡氏曰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按海之旁出者曰渤今登萊北海道也遼東今奉天府）

三年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擊軍朝鮮溟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水溟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溟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溟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軍將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

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路映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四郡（胡氏曰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瞻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旣平朝鮮并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其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瞻縣屬樂浪雲縣無所考按業浪跨鴨綠江南北臨屯在其東南元菟在興京東佟家江西真番則鴨綠佟家二江間歟）

太初元年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泥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

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爲成軍正故浩侯王恢復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按大宛今博羅爾喀楚克界鹽水卽鹽澤北則古匈奴南則大戈壁也）

二年 貳師將軍之西也旣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按郁成疑卽郁立師在迪化州奇臺縣北燉煌今安西州屬縣玉門關在其西陽關在其西南）

三年 漢旣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

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其出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蒙爲宛王與盟而罷兵（按大夏今特里岡泊之布魯特烏孫今伊犁輪臺今庫車西酒泉今肅州張掖今甘州居延在高臺東北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

天漢二年 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犂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

下十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澤大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

軍盡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好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按天山在西域之北今日騰格里山西河郡今山西永甯州西北及河套東南界涿涂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木旗鄂羅克泊東南山丹陽秦郡今江甯甯國徽州等地其人弱不任兵楚人則此郡客戶徐州人也闌干山今三音諾顏右翼右後旗之西巴彥山遮虜障在高臺縣西北東浚稽山東字誤倒當云東至浚稽山在今三音諾顏右末旗之西龍勒水卽拜塔里克河俱在居延海北）

征和三年 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輜重北邸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

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陜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遠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帥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邳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邳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邳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津上宗族遂滅（按邳居水今鄂爾坤河余吾水今哈拉鄂倫河兜銜山今土拉河與喀魯哈河會處姑且水今翁金河蒲奴水今錫拉鄂倫河天山在新疆東北樓蘭國今羅卜諾爾東南尉犂今開都河出博

斯騰泊之南庫爾勒城危須今阿爾輝河南車師則今哈喇河卓夫羊甸山今土謝圖左翼中左旂北轟郭爾山范夫人城今巴哈噶托爾山南轟郭爾山西北燕然山今三音諾顏旗鄂爾哲圖和蘭哈拉山口外地不能翔實謹據輿圖推詳之如此）

昭帝元鳳三年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能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閒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按烏桓今蘇尼特阿巴哈噶爾旗地鮮卑今科爾沁右翼西三十里上谷郡今順天府宣化府等地漁陽郡今懷柔密雲等縣右北平郡今永平府口外地遼東今奉天府以東五原卽九原遼水在奉天府承德縣邊外自開原鐵嶺之西逕承德遼陽海城入海）

四年 初杆架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宏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莊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

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按杆架卽杆彌今和闐河東塔里木河南龜茲今庫車輪臺在庫車東今布古爾樓蘭王最在東垂者樓蘭在今羅卜淖爾東南漢時由今敦煌縣布隆吉河而西過白龍堆卽至其地非如今駙路北由哈密也白龍堆今哈喇和卓南之大戈壁也烏孫今伊犁伊循城在樓蘭西北）

宣帝本始二平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尙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 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

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宏使言無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史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西河出今偏關縣張掖出今高臺縣雲中出今歸化城酒泉出今玉門縣五原出今蘇爾哲河蒲離候水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旂拜塔里克河烏員今上謝圖左翼中旂北戈壁候山今鄂綽爾山雞秩山在三音諾顏右翼左末旂南境丹餘吾水今翁金河之瑚爾哈鄂倫泊）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伍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奴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按丁零今外喀爾喀北俄羅斯也）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誦箴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恚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稱之（按詰盜爲弭亂之原守土者宜知之）

地節三年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其召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黎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黎車師王恐匈奴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按開都河出博斯騰泊西南者南流入塔里木河其東岸卽渠黎田官也）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馱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取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四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斬其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按莎車在喀什噶爾河北依提約爾山東）

二年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兵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嘗不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鄒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鄒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按渠犂在開都河東焉耆在其北，哈布齊垓河東）

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

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閒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胡氏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儂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楊金城而合於大河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蓋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按河西四郡今涼州府漢武威郡甘州府漢張掖郡肅州漢酒泉郡安西州漢敦煌郡湟中今西甯府以北湟水出塞外逕西甯府以北礪伯縣南又東逕平番縣蘭州府入河先零羌在西甯府西湟水南岸罕开羌在西甯府東今蘭州府西南）

神爵元年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

羌至浩魯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庶，卽夜遣三校銜枚，光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饒騎，難制。又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歷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

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合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統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

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擊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并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卯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百遺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羌人致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橐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佗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喜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

河湟漕穀至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瘕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尹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秦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日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秦上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郎中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者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胡氏曰浩疊縣有浩疊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曰卽今廣武縣地縣西南有漢浩疊縣故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服虔曰落都山名據水經注破羌縣西有樂都城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劉昫曰漢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復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爲蘭州五泉縣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卽此按浩疊河出甘州府西南逕大通碾伯平番入湟水在湟水東北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金城郡在蘭州府皋蘭縣西南四望峽今碾伯縣東南落都山卽在其西皆在西甯府北西部都尉孟康云在金城則不得云西至疑在破羌今碾伯縣南也鮮水據注則今青海之烏蘭布河是罕羌地西北所至河南大开今貴德廳湟峽在西甯縣東三十里）

二年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卽自服矣將軍卽

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无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五鳳元年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擇兄右奧韃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籍烏籍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兵西南留闐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問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

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按呼揭疑今塔爾巴哈台闕敦疑今科布多屯田）

讀史兵略卷四漢

讀史兵略卷之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元帝初元二年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州上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上卽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買捐之曰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山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珠厓今瓊州府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州南縣在黎母山南今定安縣南界）

永光二年 隴西羌三姐旁種反（三先廉反）詔丞相韋元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頭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

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大常戈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餘級皆走出塞（按胡註分屯三處云任立屯白石韓昌屯臨洮馮奉世屯首陽據此則任屯蘭州府河州西之白石韓屯岷州之臨洮馮屯鞏昌府渭源之首陽也三姐羌在鞏昌府西南蘭州府河州之正南也）

建昭三年 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時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屢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於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驕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碗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道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目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屢願歸計彌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久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乎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邳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遺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斲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邳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按邳支本立牙帳於堅昆今烏梁海烏里雅蘇台開移處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城邳支城在其北都賴河卽其城南西流之錫得河也闔蘇今鄂什城隨唐之蘇對沙那大宛則博羅爾喀楚克等北及今霍罕地南道渡渾巴什河由巴爾昌喀什噶爾進北道入赤谷由楚克達爾山自烏什北進溫宿今阿克蘇闔池今特穆爾圖泊）

竟寧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隧纔足以候堅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爲輩犯法如其窮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按陰山綿延甚遠自河套北東至內興安嶺一曰青山）

成帝建始四年 西域都獲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閒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臺決於湯（接近都護者龜茲姑墨溫宿三小國兵不多故須燉煌兵）

河平二年 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舞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夜郎王興鈎町王禹漏臥侯僉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鈎町王禹漏臥侯僉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興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

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閒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按夜郎今貴州安順府永寧州朗岱以北水城之南鉤町今興義府漏臥今師宗州皆漢牂柯郡縣也）

四年 初武帝通西域鬪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合謀攻殺其王立陰未赴爲鬪賓王後軍侯趙德使鬪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瑣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李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鬪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今縣度之隄非鬪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侯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閒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

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鬪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按鬪賓今巴達克山以南溫都斯坦地縣度則雅布塔爾以北雅普什以西諸山註云烏秣國西之石山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過此卽五印度矣皮山在葉爾羌西）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栗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劍殺番邱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邳支頭縣彙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按墊婁疑在今沙雅爾斯河界）

緩和元年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駘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駘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按斗入漢地直張掖者今合黎山西額濟納河舊土爾扈特旂境）

孺子嬰居攝二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誠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

中勇敢部署將帥信于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煇殺李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此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使其黨親孫建王邑王駿王况等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武讓屯函谷關遂並屯武關劉秀屯宛三輔聞翟義起目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翟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鬃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使王綰閭遷西擊朋等命王暉屯平樂館王晏屯城北皆勒兵自備以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諸將東至陳留當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按東郡今東昌府一帶觀今曹州府觀城縣義時蓋治觀也函谷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關在商州東漢宛縣今南陽府南陽縣以上皆在長安東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汧縣胡注引李賢注云故城在汧源縣南隋改汧爲汧源故章懷云然今鳳翔府隴州南也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右輔都尉治今郿縣郿在渭南鬃今武功縣在渭北以上皆在長安西平樂館疑在長安城西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當故戴國今衛輝府考城縣也在陳留東北圍今開封府杞縣南之圍鄉鋪固始今陳州府淮寧縣西北陳卽陳州府

也)

新莽始建國二年 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廬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塞下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俱欽召置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刁護病吏陳良終帶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賁都尉(按後城注以爲車師後王庭今濟木薩也)

三年 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蠹蝨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軛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

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此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鍍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靈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并州尤甚（按北假中今河套北河以南胡注云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誠也語確甚）

四年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耶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耶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滅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滅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按句町今臨安府建水縣以東至羅斛州判界高句驪今奉天府鐵嶺縣滅貉在今

高麗北界夫餘今郭爾羅斯前旗)

天鳳三年 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已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駿等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爲反閒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剽胡子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按焉者在哈布齊垓河東危須在阿爾輝河南焉者東封犂當作尉犂形近而訛在焉者南今庫爾勒東開都河南三國正相鄰其西龜茲今庫車其西姑墨今拜城其西莎車今雅滿雅爾河北岸依提約爾山東)

四年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綠莽禁侵刻小民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菹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長州今蘇州府長洲縣海曲在山東沂州府日照縣新市離鄉聚皆在湖北安陸府京山縣綠林山在荊門州當陽縣)

五年 以大司馬司允費輿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輿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閒者國張六

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闢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六年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營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軍以奇行以正動不聞以妄也）

地皇二年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諫其故或下書具言狀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

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爲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田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下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

三年 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琅邪樊崇等衆旣寢盛乃相與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寒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

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瑯邪今青州府諸城縣）

綠林賊進疾疫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黨朱鮪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秋七月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應之號平林兵（南郡今湖北荊州府隨今德安府隨州）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仲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軼謂從兄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邯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家驪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

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邯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淠水阻兩川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比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按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劉買以長沙定王發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元帝初元四年

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號在今襄陽府棗陽縣界湖陽今南陽府唐縣東南南卽春陵縣新市今京山縣東北平林在隨州東北胡氏曰莽改南陽曰前隊小長安聚在南陽南唐子鄉有唐子鄉有唐子山在湖陽西南棘陽在湖陽西北藍鄉在南陽府新野縣東潢淳酈氏謂之潢淳聚按在今南陽府唐縣西赭水支流也泚水由唐縣南出大胡山南合澧水在潢淳南宜秋聚在南陽府桐柏縣平氏故城西南

淮陽王更始元年 漢兵與下江共攻甄阜梁邯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清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

劉績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按下江兵者王常成丹等兵也清陽今南陽府南陽縣南清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南流入南陽府南召縣西逕南陽縣東南水經注以爲諸將立更始於斯水之上）

王莽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王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王尋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輞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

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按漢昆陽縣今南陽府葉縣）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按棘陽今唐縣及新野縣東北）

劉秀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滎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間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胡氏曰水經注滎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按漢昆陽縣今葉縣東北）

八月更始遣申屠建李松攻武關析人鄧陟開關迎漢兵以王憲爲校尉將兵度渭所過迎降長安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鸞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已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闐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袴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開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陸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鸞暉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衆兵上臺苗詠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陟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在長安西北黃皇室主卽孝平皇后）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胡氏曰爲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響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胡氏曰鄧禹爲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自結納（按鄴今彰德府臨漳縣邯鄲今屬廣平府皆在漢大河北）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閒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

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下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按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眞定今正定府正定縣）

二年 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旣斬王憲罪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時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耿况遣其子弁奉奏詣長安弁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弁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弁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慄而反秀將南歸耿弁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弁父也發此兩郡

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與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

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訴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按宋子今趙州北盧奴今定州漁陽在薊東北上谷在薊西北廣陽卽治薊胡氏曰昭帝改燕爲廣陽國蕪萋亭在今饒陽縣東北四十五里饒陽故城又在今深州饒陽縣城東北二十里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章懷云深澤縣東南卽光武所度處今日危渡口又言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南宮縣今屬冀州下博今深州信都今冀州胡注引東觀記云王莽分信都爲和戎居下曲陽戎當從彤傳作成爲是堂陽今冀州新河貫今東鹿縣南昌城在

冀州西育當依章懷注作貫中山今定州元氏縣屬正定府房子今趙州高邑北鄴今趙州柏鄉北柏人今順德府唐山縣據此今直隸冀趙深三州以北順天保定正定宣化永平易州皆定光武之關中也）

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按柏人今唐山縣鉅鹿今平鄉縣廣阿今趙州隆平縣）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徇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闔寇恂還遂與上谷長

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閒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所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繇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

每所舍止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苑人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聞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諸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

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矣其意敕令騎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按昌平今順天府昌平州漁陽郡今密雲順義武清平谷通州灤平等處上谷郡今保安懷來延慶宣化萬全龍門蔚州等處安樂屬漁陽今順義縣西南狐奴在其東北南巒今順德府鉅鹿縣無終薊州及玉田縣鄆今東鹿縣清陽今廣平府清河縣館陶今東昌府屬縣蒲陽今保定府完縣射犬今懷慶府河內縣）

初謝躬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尙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旣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按隆慮山今彰德府林縣西北）

蕭王將北徇燕趙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

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孟津今懷慶府孟縣野王今河內縣）

讀史兵略卷五陽淮王

讀史兵略卷之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城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胡注引闕駟云元氏乃趙公子元之封邑按元氏縣今屬正定府北平縣今爲保定府滿城縣順水卽徐水括地志云過北平縣東逕清苑城者是也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安次今順天府東安縣）馮異遣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按光武帝棄始於河北此時由今順天保定正定廣平西南至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以河爲界自與吳漢等經營直隸而令馮異鎮懷慶府孟縣河津隔河與河南府洛陽縣對岸然大行以北向未歸服則孟津腹背受敵故必羈縻李軼始得北攻澤州府鳳臺縣南之天井關胡注云關在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是也既拔上黨兩城遂得南渡河下河南汜水縣之成皋等縣而戰於雒陽縣之士鄉聚其地口益南矣）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勸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當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補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按鞏河南府鞏縣周鞏伯邑也北渡河處曰五社津河北岸卽懷慶府溫縣周大夫蘇子邑也平陰縣杜佑云在洛陽縣北五十里卽晉之陰地陰戎所居也在鞏西溫在河內縣南故曰藩蔽浚靡今遵化州平棘在今趙州南此南疑曠字鄗今趙州柏鄉北帝於此卽位曰改高邑蓋在縣南千秋亭五城陌）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匡等奔還長安（大陽卽茅津今解州平陸縣解卽蒲州府臨晉縣地）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勢故萬端當能堅守者也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遂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爲祭酒茂陵中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籌大業者以人才爲本要在因材器使耳）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

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不絕（金城蘭州府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敦煌今安西州五郡以次而西）

二年 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賊太守潁川銚期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胡氏曰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今按檀鄉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北魏郡治鄴今彰德府臨漳縣東郡在其東南清河在其東北）

眞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癩楊爲主楊病癩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

之楊閑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敕收楊純至真定止傳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爲疑且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真定王（綿曼今正定府獲鹿縣北章懷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真定宗室之女也）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質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况况不受斬其使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

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車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河池今秦州徽縣下辨今階州成縣東北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其南卽陳倉關中今保甯府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按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府城西南）

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戳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召陵今郾城縣新息今光州息縣）

帝遣游擊將軍鄧陸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

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潞今北通州雍奴今武清縣皆屬順天府）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歸德府古睢陽也虞城縣在其東北七十里譙今亳州在虞城西南沛今徐州府沛縣湖陵今濟甯州魚臺縣）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帝以伏隆爲先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並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按此東略之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墜壁清野赤眉擄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新安在北宜陽在南二縣皆屬河南府）

三年 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

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乘馬奔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湖今陝州 鄉縣河北今芮城縣是禹已東由臨晉歸也回溪坂在永甯縣東北宜陽在其東南）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胡氏曰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

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崤底崤谷之底也賢曰卽崤阪也在今洛州永甯縣西北李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

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富平今武定府惠民縣）

關中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路延據蓋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食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並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按叙次諸賊自東而西入關過華州始渭南縣之下邳秦州曰上邳故此曰下其西臨潼縣之新豐又西咸甯縣之霸陵又西爲西安府治之長安長安東南藍田此在渭水南渡渭而北爲咸陽縣之長陵又西

爲興平縣之槐里其北爲醴泉縣之谷口又西南爲寶雞縣之陳倉其西北爲隴州之汧此外則隗囂境矣此在渭北其渭南由長安而西則鄠縣其西則盩厔縣上林苑在長安鄠縣之間

吳漢率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奮擊大破之（廣樂卽虞城縣之長樂城）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襲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秦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邱（穰縣今南陽府鄧州東陽胡氏曰據郡國志南陽涇陽縣有東陽聚據此今南陽縣西鄧州東也陰今襄陽府光化縣鄧卽鄧州黎邱今襄陽府宜城縣北）

四年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泝江泝沔上黎邱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坼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胡氏曰自夷陵泝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泝沔而上可至黎邱也）

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維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良鄉在今房山縣陽鄉在固安縣西北皆屬順天府）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郟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蘭陵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其東卽沂州府郟城縣之郟胡氏曰擣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

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五年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
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賊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
鄉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
耶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弩力而已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
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胡氏曰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如此茂衆疲勞吾承
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
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護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
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休

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胡氏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垂惠聚在蒙城縣西北）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善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桃鄉在今濟甯州界時已將兵南下故得破彭城而帝駐睢陽也）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夷陵今宜昌府治夷道今宜都縣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江津也）

隗囂問於斑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成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囂不聽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離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舍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李賢曰七

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胡氏曰尉佗之時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胡氏曰桃城桃鄉之城按憲破彭城卽自邳州之下邳回嶧縣畏帝襲其屯營也亢父在濟甯州西南任城卽濟甯州昌慮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建陽在嶧縣西蕃在滕縣南胸今海州南）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

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

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弁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弁軍門肉袒降弁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齊地悉平（按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祝阿今長清縣東北鍾城

在泰山之北祝阿之南巨里聚在歷城南皆濟南府地西安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畫中在臨淄西西安城東南有澧水孟子三宿出畫卽此臨淄東有淄水巨昧水卽巨洋水出臨胸東南逕益都壽光入海平壽今濰縣城陽今莒州瑯邪郡今諸城莒州日照贛榆等地於是今山東悉平）

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尙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援尉鄭興馬援俱歸雒陽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

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 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冗豫不決歙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旣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按江關在今夔州府奉節縣江南岸從隴入蜀由陰平道白水在保甯府昭化縣由西而東白

水關在其西北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隴坻隴山之坻也伯春囂子恂字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馬異軍枸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坻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怵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竇融與隗囂書囂不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馬援聞隗囂發兵反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調臣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往附之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

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鄉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日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又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泚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按漆今邠州泚今隴州榆邑今三水縣季孟隗囂字春鄉楊廣字孺卿牛邯字君叔來歙字）

八年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

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

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按番須口隴州隴山西口也其下有回中宮其西北卽略陽乃秦州秦安縣非今之略陽縣也雞頭今平涼府平涼縣西瓦亭在平涼府華亭縣激水灌城卽略陽山水西城者西縣之城今西和縣東北上邽秦州高平今固原州）

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登城呼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遺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戎邱在秦州西南）

九年 潁陽成侯祭遵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隗囂病且餓糗糒悲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荆門虎牙二山在今宜昌府東湖縣虎牙在江北荆門在江南夾東江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 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卒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目將征之進至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日敢問殺其使而降其誠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落門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固原州東有第一城言其堅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西平

十一年 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等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胡氏曰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率藏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卒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胡氏曰露橈謂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衷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鄉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豈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差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裁下陛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衷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使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枚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因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鄧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按江州今巴縣墊江今合州平曲今定遠縣資中今榮昌縣以西皆屬重慶府黃石灘今涪州東都江成都江武陽今新津縣廣都今雙流縣皆成都府沅水當依註作沈今潼川府陽鄉依註作平陽鄉今綿州綿竹縣彭亡山在眉州彭山縣東北卽岑彭被害處）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擗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

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羣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浩聲隘當在礪伯縣東平番縣西破羌卽礪伯皆西甯將北十二年 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與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布橋公孫述將師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尙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尙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

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胡氏曰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胡氏曰臧宮傳作咸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尙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更嘗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巴郡譙元蜀郡王皓王嘉等並守死不屈犍爲費貽同郡任永馮信皆託疾辭避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大常張隆爲光祿勳譙元已卒祠以中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

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按魚涪津今嘉定府樂山縣東北非永寧縣魚涪關也市橋成都西南門外橋名縣竹縣屬涪州涪城卽縣州在縣竹東北繁縣今日新繁與郫縣俱屬成都府咸陽門依法衍陽字成都北面東門也）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李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以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十三年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博士不令以吏職爲過（胡氏曰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胡氏曰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園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此將將之法）
十五年 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胡氏曰酈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

轡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十六年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十九年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常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按原武縣今屬懷慶府）

西南夷棟蠹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嶲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記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按邛穀王卽居邛都越嶲郡所治也今寧遠府西昌縣）

二十年 廣平忠侯吳漢將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

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職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初十六年春交址_案鹿冷縣雒將女子徽側及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十七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之劉隆爲副十八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追至禁溪十九年斬之擊其餘黨於居風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至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按諸地皆在今越南國內無可證）

二十一年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二十四年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二十七年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

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禮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疆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洛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馬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勒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胡氏曰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敷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

忠孝彌著及漢滅邳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子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埽北庭策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記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耳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喜惡之效呼韓邳支是也令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笏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笏祭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之

明帝永平元年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響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自今涼州府以東至奉天府以西也）

八年 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侯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柏（胡氏曰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李賢曰昭帝拜范朋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按曼柏今蘇爾哲河）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假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胡氏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

十五年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祭彤馬廖劉張耿忠等共議之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旣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尙未內屬北虜未有聲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白山卽雪山在哈密北伊吾卽哈密車師漢入

西域孔道今濟木薩烏孫今伊犁）

十六年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伐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犇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惟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而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

皆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謀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已還告郭恂恂大驚旣面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至于竇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按高闕塞在河套西北西拉木倫河東南山盧水今黑水土司及三坤都倫河地酒泉塞肅州邊外也居延塞今奇台縣北居延海上平城塞今大同府大同縣北天山卽白山大雪山也唐曰折羅漢山今曰騰格里山浦類海今曰巴爾庫爾泊在哈密北天山南伊吾盧卽伊吾也今曰哈密城匈奴林胡氏謂當作句林字之誤也三木樓山疑今札薩克圖汗兼右翼左旗山匈奴河水當作匈奴河水鎮番

縣魚海鄯善卽樓蘭在羅下淖爾東北于窴今和闐

是歲北匈奴大人雲中雲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胡氏曰李賢日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糜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隣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開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使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龜茲今庫車）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狄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寒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秦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并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雲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

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陸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况之孫也（按戊校屯車師後王庭金蒲城今濟木薩已校屯車師前王庭柳中城今土魯番二城南北相值中隔天山卽白山其山東連哈密西至喀什噶爾之北數千里）

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輓籠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胡氏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按胡注致確今濟木薩東古城西南之水）

焉者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衆諸城上單于大

怒更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讀史兵略卷之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章帝建初元年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閉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浹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糞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章懷注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按

卽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沖巴噶什布魯特游牧地）

五年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胡氏曰南面以西爲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屨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間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自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耆卽焉耆猶扞彌之爲拘彌譯音無正字也）

元和元年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三年 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按楨中損中訛由形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鬥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三兜谷今碾伯縣西起塔鎮土司臨羌今西甯縣地皆屬西甯府）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

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家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木乘谷在大河北湟水南大小榆谷今貴德廳東撤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氏曰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胡氏曰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尙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

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胡氏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

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甯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

和帝永元元年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葦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柁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烏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胡氏曰闕駟十三州志云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滿夷谷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西北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稠陽塞章懷謂在勝州銀城縣按卽出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稽洛山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旂額布根山私渠北鞬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音諾顏旂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卽袁朋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旂）

二年 月氏求尙於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 遣耿夔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羌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尙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尙坐免

五年 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

卽析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旂地）

六年 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做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筋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候鞮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鞮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稜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

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大城縣故屬西河郡按北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九年 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罕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卽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是也）

十四年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險麋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四十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按險麋今鳳翔府汧陽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耆胡氏曰卽龍支今鄯州縣宋白曰本漢允吾縣地以縣西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甯府東碾

伯縣南皋蘭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姑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勾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殤帝延平元年 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

簿衛福功曹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懂非不健鬪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遮邀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余按隴道今渭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 鄧罵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

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輪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騶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騶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鞏昌府通渭縣）

四年 謁者龐參說鄧騶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騶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騶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翽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旣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疇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酈白起頻陽王翳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

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是後北宮伯玉王國閻忠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胡氏曰詡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襲故以文法繩之故先以此言於稜）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胡氏曰此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貫之使入賊爲閒）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

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遺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詡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精如使守令將弁降附營官各薦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之路恥於爲非而英雋旣拔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於誅鉏遠矣涼州今甘肅府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

先零羌復寇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五年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樛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在秦州樛泉營在秦州西北）

六年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填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胡氏以爲靈州縣按在今寧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按今澤州潞安一帶是也）

二年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

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懂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懂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尙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

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嶠谷當在陳倉縣界卽今之大散關非宏農瀄池縣之嶠山也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嶠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卽杜詩之赤亭也）

六年 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

永甯元年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

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梗長樂衛尉罽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

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

建光元年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鸞鳥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甯府北）

延光二年 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

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泊秦海今哈喇塔拉額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柳中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卽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

三年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

四年 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按此報仇雪恥之師也）

順帝永建元年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

二年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胡氏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微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按據胡注所云雀離關今庫車城北之木素爾嶺也）

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按屯田積穀爲軍政之基）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兩河閒謂湟河南大河北）

陽嘉元年 耿晷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晷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胡氏曰無慮因醫無慮山以名縣余按今錦州府廣寧縣）

永和元年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禮中濃中蠻各

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按澧中今澧州澧中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執轉盛（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尅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鬥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

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遽坐免也）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烏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鑿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宜作定陽今延安府宜州縣五原今蘇爾哲河南）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按所謂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 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饘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

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入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爲吏所謂拔其尤也賢於他法箝制多矣）

建康元年 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

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鷓陰卽鶉陰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

冲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胡氏曰前書音義曰牢價值也稟給也李

賢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也滅割牢廩而盜之）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

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

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爲差錢賜錢也邑封邑

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

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按東城

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和帝永興元年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

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後

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

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免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免共擊輿鞭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免馬二十四金銀八枚免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免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長城今榆林府東北與美稷縣鄰龜茲今綏德州米脂縣）

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綠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汗山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旂南歡仇水今奇爾泊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嬴今泰安府萊蕪縣在瑯邪西瑯邪今青州府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按遼東屬國都尉治今錦州府廣甯縣）

延熹元年 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墜墉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

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免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和嵩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和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按陳龜自知無文武材而能自言賢於後人誤國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斯人有焉）

三年 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穎軍穎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穎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日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胡氏曰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李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卽此是也按今人以爲小積石山在蘭州府河州西北接西甯府界卽唐述山也大積石山乃導河處在玉樹土司東今日噶達素齊老山）

四年 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穎將湟中義從討之（胡氏曰湟中有義從胡卽小月氏胡

也）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穎穎坐徵下獄輸甫作左段以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胡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胡氏曰李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胡氏曰烏鼠山在首陽縣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烏鼠同穴之山按在今蘭州府渭源縣西）

五年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冬十月武俊蠻反

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陸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旣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翁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勢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糴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讒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

胡氏曰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尙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冲敗於鷓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胡氏曰李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此漢之所以衰也）

七年 荊州刺史度尙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尙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並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並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候（桂陽今湖南郴州）

八年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允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

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划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尙徵還京師詔以尙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尙爲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敍爲賊所執及任允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尙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胡氏曰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按漢初治零陵今全州之北後漢移治泉陵卽今永州府也）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候

讀史兵略卷七漢

讀史兵略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靈帝建甯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則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鴛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聞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

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皆恐頽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頽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頽破羌將軍（彭陽卽彭原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南高平在其西今平涼府固原州也杜佑云平高縣漢之高平逢義山宜在其東）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開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思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甯求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讐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飭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擊先零作寇趙充國徒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胡氏引水經佚文云橋門橋山之長城門也又云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於河此水經注沮水之佚文也梅磧時猶存可寶貴也梅磧又言令鮮水非張掖之合黎水精極按上言洛川下言令鮮水疑慶陽府安化縣之泥水也梅磧又言漢靈武縣非唐靈州之靈武亦確靈武在靈州東南環縣西北鎮原之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陽山谷秦州渭北諸山也）

二年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開聚屯凡亭山凡亭旣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爲熲兵所追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

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按凡亭山杜佑作瓦亭山在蕭關縣今平涼府華亭縣西南射虎谷在今秦州西北西縣在秦州南一百二十里西和縣東北）

三年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熹平六年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閒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方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廩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

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等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光和三年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卽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喬之弟也（蒼梧今梧州府桂陽今郴州）

五年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殆盡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

亂太守李容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剗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畔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宜詔赦之卽時皆降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閒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大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

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俟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常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勳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救軍士皆束芑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

備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豈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按八關自東起首汜水縣旋門坂成皋坂也次西北小平津在鞏縣西北大河渡口也又西孟津孟縣南孟津縣北大河渡口也最西函谷新關新安縣東北從陝入洛之要隘自西而南則太谷洛陽西南宜陽東北鹿蹄諸山谷口也洛陽正南廣成苑蒐狩之所林木沮澤也洛陽東南則伊闕伊水所貫一曰龍門卽闕塞山也又東轅轅在偃師東南之隘長社今長葛縣邵陵今鄆城縣皆屬許州地）

交阯士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

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胡氏曰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按陽翟今禹州西華今縣廣宗今廣平府威縣非今廣宗縣也）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按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大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

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謂讓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少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墜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按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河關縣在其西金城今蘭州府皋蘭西南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秦州地阿陽今平涼府靜甯州南鞏昌府伏羌縣畜官胡注引右扶風之苑師疑回遠宜在梧中聚今伏羌縣南狐槃之東）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鳴鼓攻其西南

賊悉衆赴之，僞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僞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僞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僞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僞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胡注引章懷注云：精山在西鄂縣南，按西鄂乃今南陽府南召縣。）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髡、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鯁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矯捷，故軍中處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按廩陶縣今趙州甯晉縣西南，黑山在衛輝府濬縣西北，淇縣東北已降之賊莫妙於命之薦舉其部以離其黨。）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定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

棄涼州詣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名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

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按美陽今武功縣杜佑課本前漢頻陽縣非也頻陽今富平縣榆中今蘭州府金縣葵園峽疑在渭源縣望垣縣今秦州西其北卽望垣峽也所度木卽渭水）

四年 韓遂擁兵十餘萬涼州刺史耿鄙討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殺鄙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侯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知吾必死卽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按狄道州今屬蘭州府漢陽今秦州）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粟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叱力居等連盟劫

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按肥如今永平府盧龍縣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於此）

五年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旣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阯牧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尙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張純與鄆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得悉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鄆力居等所圍糧盡衆潰士卒死者十五六（按胡氏引李賢云石門山名在營州柳城西南按今土默特右翼旂）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心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按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

六年 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

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可鬪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曹操變易姓名開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董卓書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桀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卓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董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 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尙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胡氏曰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聞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胡氏曰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零謂零陵桂謂桂陽二郡也）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宣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

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胡氏曰：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按零陵，今永州府桂陽郡；今郴州等處宜城縣，今屬襄陽府。胡注所云漢壽，乃前漢之索縣，今常德府武陵縣東也。襄陽縣，屬今襄陽府。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胡氏曰：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勸，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

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按成皋今汜水縣滎陽今滎澤縣汴水在其北酸棗今延津縣孟津縣今屬河南府析今內鄉縣丹水廢縣在其西武關在商東河內卽懷慶府）

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胡氏曰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牧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二年 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胡氏曰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蹶蹙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催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

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開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諸將布在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按梁縣故城在今汝州西陽人聚又在梁縣西澠池縣在洛陽西陝州又在其西安定郡今鎮原縣金城今蘭州府）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卽以書與遣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自河內東之延津使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

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讚並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亦平廣沮授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譏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瀾以書刀自殺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延津今衛輝府屬縣古大河經其北胡氏引水經注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逕獲嘉汲縣而入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卽淇口南岸卽延津按此注明晰言紹駐淇水入河之宿胥口而浮等順大河而東下故夜過紹營也東郡今東昌府濮陽今大名府開州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四里）

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按東光縣今屬河間府）

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瓚從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

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鄰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胡氏引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爲般河余據賢注又曰般卽爾雅九河鉤河盤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儀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按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平原今爲縣屬濟南府）

初袁術之得南陽也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岷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胡氏云樊城

仲山甫邑在漢水北杜佑曰今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按樊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去城二里鄧又在其北岷山在城南去襄陽十里）

三年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胡氏曰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禽也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胡氏曰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界城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按隋宗城縣今廣平府威縣也界橋在其北）

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胡氏曰毒等時掠魏郡屯於西山）諸將皆請救

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畦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按頓邱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內黃縣今屬彰德府）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兗州府今屬山東壽張今東平州西南非今壽張縣也）

董卓既誅卓故部曲李催郭汜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李賢曰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膺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

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胡氏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門）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催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胡氏曰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胡氏曰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

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鐘繇說催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乃厚相報答（胡氏曰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爲操道地蓋聞其雄略故先爲效用以自結也）

四年 呂布將士多暴橫袁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箠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尙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

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閒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爲寇（按薊城東南疑今南苑也居庸縣今宣化府延慶州宋祁所謂東連廬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者是也出疇所行乃由宣化大同朔平寧武綏德延安同州諸府州而至長安故曰閒道無終今玉田縣無終子國也徐無今遵化州西田疇規畫極精擾亂之世宜所取法要在簡要而已胡氏曰西關卽居庸關北山卽陰山按朔方郡今曰河套）

興平元年 時曹操使陳宮將兵留屯東郡宮遂以其衆潛迎呂布爲兗州牧布至張邈乃使黨劉翊告荀彧曰
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
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
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
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
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與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
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
得度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
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按後漢
兗州治鄆城縣今曹州府濮州魏武創業始於此濮陽在大名府開州時劉先主爲豫州刺史郭貢亦爲豫州皆
私相署置也彧與程昱共守鄆故曰一州鎮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與曹州府之范縣兗州府陽穀縣之
東阿不動故曰惟有三城倉亭津在范縣東北去東阿六十里胡氏曰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在濟甯州
西南東平治任城卽濟甯州也云亢父之險者中原坦途而濟甯有縉雲承筐兩城諸山下臨南陽湖故也）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

馬陳留典章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胡氏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燒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胡氏曰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沮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既葬堅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胡氏曰以父堅爲黃祖所殺也）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按壽春今壽州舒今廬州府廬江縣江都縣今屬揚州府丹陽郡今寧國府城涇縣今屬甯國府按術云丹陽爲精兵之處唐猶有宣歙弩手之名此與招義步兵同一爲政在人也）

二年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氏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爲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胡氏引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衛可全（胡氏曰衛謂濮陽）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胡氏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讐必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布初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悅（按鉅野縣

今屬曹州府乘氏縣在其西南東緡宋白曰今金鄉縣雍邱今杞縣

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胡氏曰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爲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策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簣兜蓋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輩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

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胡氏引老子曰盜亦有道儻無其道安能爲盜哉）策以張紘爲正議掾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胡氏曰策在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測邪按歷陽今和州橫江在和州東南當利浦其江之小浦當爲今裕溪口也牛渚營今太平府東北二十里之采石圻沈約曰秣陵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按卽今江寧府南秣陵關梅陵胡注引唐志云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按梅根在池州府銅陵縣疑回遠此皆秣陵城相近地不得至彼也梅陵今上元縣東五十里上下梅村也在淳化鎮東湖熟縣在上元縣東南秣陵東北江乘縣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句容東神亭在丹陽西丹徒縣屬鎮江府在丹陽西北）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胡氏曰張超先爲廣陵太守請臧洪爲功曹委之以政）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胡氏曰洪爲超使劉虞路梗因寓於袁紹紹表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胡氏曰臧洪字子源）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屢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二升請稍以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胡氏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曾孫逢爲司空隗爲太傅凡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奈何擁衆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起謂

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692B

